

# 《红楼梦》预叙话语语义隐化与法译显化的时空性转换研究

王羽涵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 浙江 绍兴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0日

## 摘要

本文尝试将叙事学和时空性差异理论为指导框架, 以《红楼梦》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类叙事话语——诗歌类、谶语类和格言类为研究对象, 重点考察《红楼梦》预叙话语的语义逻辑隐化特征及其在法语译本中的显化策略。研究发现: 1) 《红楼梦》的叙事并非单纯依循线性时间推进, 而是通过多种象征性与提示性话语持续对人物命运与情节走向进行预示与暗示; 2) 三类预叙话语多以块状语形式呈现, 语言具有显著的强空间性与缩合性, 以致其语义逻辑往往处于隐性状态; 3) 在法语译本的处理过程中, 出于读者理解与文本可读性的需要, 译者普遍采用显化策略, 使原文与译文之间呈现出鲜明的空时性转换趋向; 4) 原文的语义隐化与译文的显化之间形成张力, 它不仅改变了读者的阅读路径与理解方式, 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文本的叙事机制, 并影响读者对《红楼梦》叙事模式及中国古典小说生成机制的认知。

## 关键词

《红楼梦》, 预叙话语, 语义隐化, 翻译显化, 时空时性转换

## A Study on the Spatiotemporal Transformation from Semantic Implication in Prefatory Discourse to Explicitation in the French Transla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Yuhan Wang

School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April 2, 2026; published: April 10, 2026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s narratology and the theory of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as its guiding framework to examine three representative types of proleptic discourse in *Hongloumeng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oetic discourse, prophetic discourse, and aphoristic discourse. It focuses on the implicit semantic logic of these proleptic expressions in the Chinese source text and the explicit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in their French translations. The study shows that, first, the narrative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does not unfold in a purely linear temporal sequence; rather, it repeatedly foreshadows characters' destinies and plot developments through a variety of symbolic and suggestive forms of discourse. Second, these three types of proleptic discourse are often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lexical chunk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spatiality and semantic condensation, with their logical relations frequently remaining implicit. Third, in the French translations, translators tend to adopt explicitation strategies in order to enhance readability and facilitate comprehension, thereby producing a marked shift in spatio-temporal encoding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Finally, the tension between semantic implicitness in the original and explicitation in translation not only reshapes the reader's interpretive path and mode of understanding, but also to some extent reconfigures the narrative mechanism of the text and influences the reader's perception of the narrative model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

## Keywor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oleptic Discourse, Semantic Implicitness, Translation Explicitation, Spatiotemporal Shif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自 Gérard Genette 提出“预叙”(prolepsis) [1]概念以来,叙事时间被视为一种可以通过话语操作加以重构的结构资源,未来事件能够借助前置性叙述提前进入文本视野,从而在阅读过程中形成命运预示、意义伏线与解释期待。相较于西方小说中较为显性的时间标记与叙事提示,中国古典小说往往通过诗性文本、谶语、判词以及高度凝练的叙事评述等形式,以象征化、提示化和空间凝缩的语言方式建构预叙机制,使未来情节与人物命运在文本中以隐性的方式持续发挥结构性作用。

在语言表达层面,汉语由于具有高度语义缩合与空间组构特征[2],往往呈现出明显的语义隐化倾向,预叙信息常以“块状语”形式嵌入叙事进程,其逻辑关系与时间指向多依赖语境和文化知识加以识解。相比之下,以法语为代表的印欧语言更倾向于通过线性句法结构和显性语义标记呈现时间逻辑与因果关系,使隐含信息在翻译过程中往往被重新组织并趋于显化。这种汉法语言在空时组织与语义呈现方式上的差异,使《红楼梦》中高度隐化的预叙话语在法语翻译中不可避免地面临显译压力,并可能引发叙事节奏、阅读路径与意义生成方式的结构变化。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红楼梦》的文化翻译或词语层面的对应问题,对于其预叙话语的语义隐化特征及其在法译中的显化机制,仍缺乏系统的叙事学与翻译学整合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以《红楼梦》中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型预叙话语、谶语型预叙话语及格言类预叙话语为研究对象,并以汉英语言空时性差异为理论参照,系统考察其语义逻辑隐化特征及其在法语译本中的

显化策略。本文旨在揭示翻译过程中隐化与显化之间的互动机制，分析其对文本叙事结构与阅读机制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翻译所生成的新叙事理解与知识建构方式，从而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跨语言传播与叙事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 2. 文献综述

围绕《红楼梦》的叙事方式与翻译问题，学界已从多重理论视角展开了较为丰富的讨论，既有成果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学者普遍注意到判词、诗句与曲词在提示人物结局与结构伏线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从文化意蕴、诗性表达及叙事结构功能等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3]。然而，多数讨论侧重于象征意义的阐释与主题指向的解读，较少从语言与语义结构层面探讨这些预示性话语如何通过信息压缩、表达含混与指涉延宕等机制生成特定的“预叙”效果，对于其语言层面的隐化机制仍缺乏系统梳理。

其次，在叙事学研究中，法国语言学家 Genette 提出的“预叙”概念为分析文学文本中的时间前置现象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叙事层级、时间跨度与叙述位置等问题[4]。这一理论为理解《红楼梦》中存在的时间前指与命运预示现象提供了有效工具。然而，现有叙事学研究主要以西方叙事传统为核心对象，对于以诗性象征与含蓄提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国古典小说预示结构关注相对不足。

再次，在认知翻译研究领域，近年来学者从“时间性”(temporality)与“空间性”(spatiality)两个维度系统探讨英汉语言在认知识解与表达机制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英汉时空性差异理论”[1]逐渐成为解释汉语语义压缩与句法组织特征的重要框架。该理论与功能语言学关于语义组织与信息密度的讨论形成呼应[5]，为理解汉语“空间性”表达提供了结构层面的解释路径。随着该理论的深化，研究者开始关注那些集中体现汉语“空间性”特征的语言单位，尤其是高度凝练的“块状语”，其在语义表达上往往呈现出信息密集、逻辑关系内嵌而非外显的特点[6]。这一特征在翻译过程中往往引发显化现象，即译文通过逻辑补足与语义展开，使原文隐含结构趋于线性化与因果化[7]。从叙事学角度来看，这类语义压缩与预示性表达往往承担“前指”功能，使未来事件提前进入叙事视野。因此，《红楼梦》中大量诗性文本、判词与谶语等预示性表达，在功能上不仅具有块状语特征，同时构成典型的预叙话语单元。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时政语块或当代语篇中的显译问题[8]，对中国古典小说中具有复杂叙事功能的预示性话语关注较少，尤其缺乏将英汉时空性差异理论与叙事时间理论相结合，并针对具体语种(如法语)译本进行系统考察的研究。

综上所述，尽管红学研究、叙事学理论与翻译显化研究分别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基础，但三者之间尚未形成充分的交叉整合。尤其是，对于《红楼梦》中预叙话语的语义隐化特征及其在法语翻译中如何被显化处理，学界仍缺乏系统而综合的分析。本文正是在既有研究尚未充分整合叙事语义分析与翻译表达机制的基础上，对《红楼梦》预叙话语的语言特征及其法译显化策略进行系统考察，以期为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研究与文学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讨论路径。

## 3. 语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3.1. 研究对象界定及语料来源

本文以通行的整理本为参照，主要依据程乙本系统的文本结构与章回划分。程乙本作为《红楼梦》传播史上影响广泛的版本之一[9]，在回目安排、诗词配置及文本完整性方面具有较高的稳定性，长期被学界与读者广泛使用，因此适合作为叙事结构与语言分析的基础文本。

在译本选择方面，本文以法国汉学界具有代表性的《红楼梦》法语全译本为主要考察对象，即由 Li

Tche-Houa (李治华)、Jacques Dars、André d'Hormon 合作完成的 *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该译本由巴黎 Gallimard 出版社“七星文库”(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出版,在法国汉学界与文学翻译领域具有较高评价与影响力[10],因此具有较强的研究代表性。

在语料范围的界定上,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红楼梦》中具有明确前指功能并承担叙事预示作用的三类预叙性文本单元:(1)诗歌型预叙话语,包括回末诗、判词及梦境歌曲等韵文形式;(2)谶语型预叙话语;(3)格言型预叙话语。上述三类文本单元在整体叙事结构中呈现出较高的出现频率与相对稳定的结构形态,其表达方式多以语义压缩与块状并列为特征,对人物命运走向或情节发展趋势发挥概括性提示与框定性预设功能。选择上述类型作为分析对象,主要基于其结构可辨识性与功能指向的明确性。一方面,这些预叙话语在形式层面具有相对固定的表达模式,便于进行语义结构层面的系统比较;另一方面,其预示功能往往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形式实现意义生成,集中体现出汉语叙事表达中语义隐化与逻辑压缩的机制特征。

### 3.2. 研究方法

为系统考察《红楼梦》预叙话语的语义隐化特征及其在法语译本中的显化方式,本文综合运用叙事学分析、对比翻译分析与语义结构分析等方法,对原文本与译文本进行多层次考察。

首先,在叙事学层面,本文以 Genette (1980)提出的叙事时间理论为基本参照,将“预叙”界定为叙述层面对未来事件的前置指涉,分析其在叙事结构中的位置、功能以及对读者期待建构的作用,从而确定其是否构成具有叙事意义的预叙话语。

其次,在翻译研究层面,本文采用原文与译文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所选语料在法语译本中的表达方式进行逐例考察。对比重点包括:语义信息的增减、逻辑关系的显化或弱化、句法结构的展开方式,以及时间指向的表达变化。相关分析以翻译显化研究的基本观点为理论参照[11],力图揭示译者在处理高度凝练与隐含信息丰富的预叙话语时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及其规律。

再次,在语言与语义层面,本文结合汉语与法语在空时组织方式上的差异,对预叙话语的语义结构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汉语文本中常见的信息压缩、象征提示与语义隐含,被视为体现语言“空间性”特征的重要表现,而法语译文中通过句法展开、逻辑补充或时间关系明确化所形成的表达变化,则体现出更强的“时间性”组织方式[12]。在此过程中,本文亦参考功能语言学关于信息结构与语义组织的相关讨论[5],以增强语义分析的结构解释力。

在具体研究步骤上,本文首先依据既定标准识别并分类《红楼梦》中的预叙话语,其次分析其在原文本中的语义结构与叙事功能,随后对照法语译本逐例考察其翻译表达方式,最后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总结其显化策略及其对叙事理解的影响。通过上述多层次方法的结合,本文力求在文本细读与理论分析之间建立有效联系,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与可靠性。

## 4. 《红楼梦》预叙话语的类型与语义隐化特征

基于文本形式与叙事功能的结合,本文将《红楼梦》中的预叙话语划分为诗歌性表达(包括判词)、谶语性表达,以及格言性表达。以下依次对这三种分类的预叙功能及其语义隐化特征进行分析。

### 4.1. 诗歌性预叙话语

#### 4.1.1. 回末诗

作为章回体小说的重要结构元素,回末诗在明清小说叙事形态中具有相对稳定的文体功能[13]。随着清代小说叙事结构的演变,《红楼梦》中回末诗数量明显减少,且不再仅限于章节末尾,而可能分布于

回内叙事段落之中。在结构层面，回末诗既承担对本回情节的总结作用，又通过象征性或概括性的诗性表达，对尚未展开的情节或人物命运形成前置指涉，构成一种具有明确前指功能的诗性话语类型，可视为《红楼梦》中典型的预叙表达形式。例如，文中有诗句云：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从表达方式看，诗句并未直接陈述具体事件，而是借助“鸟投林”“白茫茫大地”等视觉性意象，构建出一个由繁盛归于消散、由喧闹转入寂静的整体图景。其语义呈现出明显的压缩特征：一方面，诗句省略了事件主体、时间进程及因果关系，仅以自然景象的转变隐喻家族衰败与人物离散；另一方面，句中所蕴含的结局性信息并不在当下叙事中得到明确说明，而需读者在后续情节展开后方能逐步回溯理解，从而形成典型的“先提示—后验证”的预叙结构。

从翻译角度看，此类诗句在法语译本中往往面临显化压力。由于法语表达倾向于明确语义关系与叙事逻辑，译者通常需要通过补充语义指向、强化因果关系或增加解释性词语，使原文中隐含的衰败与终结意义更加清晰。由此，原文本中依赖象征与意象联想形成的预叙效果，在译文中可能转化为更具线性逻辑和明确指向的命运提示。

#### 4.1.2. 判词

判词是《红楼梦》诗歌性表达的重要部分，也是其预叙话语的重要来源，集中分布在小说最重要的几个章节。判词以高度凝练的对称形式，对人物命运进行象征性预示，构成典型的诗性预叙话语。判词往往直接指向人物命运的整体走向，其时间机制体现为对未来叙事的前置压缩，即将人物一生或关键结局在叙事初期以凝练形式提前呈现，从而形成宏观层面的命运预示。同时，判词的预叙并非通过明确情节说明实现，而是依赖象征性语义的隐化表达，其意义在首次阅读时往往难以完全解码，需要随着情节展开逐步得到印证，构成“先验呈现—后验理解”的阅读机制。正是在这种语义隐化与叙事前置的双重作用下，判词不仅强化了小说的悲剧命运意识，也在结构层面组织了读者对人物命运的整体认知。例如第五章关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判词：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从原文表达看，诗句通过“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等意象化表达，将未来人物结局转化为象征性图像。其语义呈现出明显的信息压缩特征：一方面，诗句省略具体时间、地点与行为主体，仅以名词性意象构建命运暗示；另一方面，句中所隐含的死亡、衰败或离散等情节信息，需要读者结合后文情节方能逐步识解，从而形成典型的“先提示—后验证”的预叙结构。这种表达方式体现出汉语诗性话语在叙事中的语义隐化机制，即通过意象组合与文化联想承载复杂叙事信息，而不依赖显性逻辑说明。

在法语译文中，译者往往通过补充语义关系或调整句法结构，或是解释性提醒，使原文的象征性表达趋于明确。同时，法语句法更强调主谓关系与逻辑展开，使原本以名词意象为核心的压缩结构被转化为语义关系更为明确的线性表达。这一例证表明，《红楼梦》中的诗性预叙话语不仅在叙事结构上承担前置提示功能，也在语言层面呈现出高度压缩与象征化的隐化表达特征，而法语翻译则通过语义补充与句法展开，使其信息结构趋于显性化，为考察预叙话语由隐化向显化的转换提供了典型案例。

## 4.2. 谶语性表达

谶语是《红楼梦》中另一种重要的预叙话语形式，其主要特点在于以预言性语言对未来事件或人物命运进行象征性提示。在预叙结构上，谶语体现为一种“事件触发型”的预叙机制。它通常针对某一关

键情节或转折节点提供提前暗示，从而在叙事时间上形成局部性的未来投射。这种结构构成了“当下提示-未来应验-回溯确认”的阅读路径，使谶语既增强叙事的神秘感与宿命氛围，又在结构层面强化了小说情节发展的因果连贯性。例如：

#### 树倒猢狲散

从结构看，该谶语体现出一种典型的“结构模型型预叙”。它不是对未来事件的细节提示，而是通过隐喻构建一个可在后续叙事中反复映射的命运框架，读者得以回溯确认该语句的预示意义，从而形成“比喻呈现-现实展开-回溯理解”的阅读路径。大部分法语读者，可能缺乏中国古典文学及格言谶语等相关知识储备，很难理解“树”、“猢狲”等相关隐喻，译者如何在保留原文本色彩的同时传达出谶语所隐含的内容，其选择的翻译显化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 4.3. 格言性表达

格言性表达同样构成《红楼梦》中预叙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诗体判词与带有神秘色彩的谶语，格言性表达虽不具高度象征密度，却依然能够在叙事结构中承担显著的预叙功能，其语言特征表现为高度凝练、逻辑关系明确且具有普遍性指向。

具体而言，《红楼梦》中的格言性表达多以普遍规律或经验判断的形式出现，其预叙功能并不在于直接提示未来事件，而在于通过概括性评价为叙事提供解释框架，使读者在后续情节展开过程中不断回溯并验证这些断语的意义。例如“才高命薄”“月满则亏”“盛筵必散”等表达，均通过对人物资质与命运关系或盛衰规律的抽象概括，在叙事当下实现因果逻辑的压缩，并提前指向可能的悲剧走向。这类表达以抽象逻辑替代具体情节提示，使读者在情节推进中不断将人物遭际与既有判断相互印证，从而形成“当下评价—情节展开—回溯确认”的预叙结构。在翻译层面，此类表达的处理不仅涉及字面意义的传达，更需要揭示其内在的语义机制与因果逻辑关系，从而在目标语中保留其对叙事结构的前置指向功能。

## 5. 《红楼梦》预叙话语的法译显化策略分析

如上部分已经分析了《红楼梦》文本中预叙话语多含语义隐化现象，在法译本中，作者为了确保目标读者能够更准确理解译文及原文本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知识，翻译显化则成为必然的选择。为增强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与可验证性，本文选取《红楼梦》前四十回作为考察范围。该部分文本中三类预叙话语分布最为集中，具有较高代表性。具体而言，本文统计并分析了30则诗歌性预叙话语、15则谶语性预叙话语以及15组格言性预叙话语。同时，根据汉英时空差异性理论，构建一套预设文本框架，根据翻译效果差异化特征，将翻译显化结果分为以下几个类别(表1)：

Table 1. Six types of explicit translation

表 1. 显译的六种类型

显译类型	完全显译	变译	部分显译	零显译	混译	增译
注解	译文完整显译出了原文的隐藏信息	译文出现与原文明显差异的显译	译文显译了部分隐藏语义	译文未显化任何隐化语义	译文同时呈现显译与非显译的混合状态	译文增添了原文没有的信息

将在原文与法语译本的对照分析基础上，归纳出如下主要结论。

其一，增译显化(Additional Explication)最为显著。多数预叙话语在译入过程中均出现不同层面的语义补充，包括施事成分的明确化、修饰性信息的具体化以及隐含语义关系的补足。这一现象表明，原文中高度压缩的语义结构在法语译文中往往通过增补实现显化，从而增强语义透明度。

其二，部分预叙话语具有高度凝练与多层隐喻特征，其意义呈现依赖深层语境解读，属于非表层显性表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弥补语义潜隐所带来的理解难度，往往采取变译(Variied Explication)策略，对原文结构进行重组或意义转换。

其三，除语义层面的显化之外，句法与逻辑关系的显化亦构成译文的重要特征。由于法语属于形态与逻辑关系标记较为明确的语言系统，具有较强的时间指向性与句法勾连性，译者往往通过补充因果、时间或条件等逻辑连接成分，使原文中相对含蓄的叙事关系趋于明确化。

为了更清楚的理解《红楼梦》预叙话语译显化后的效果，下文将通过若干例文加以论证：

原文：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法译：Hélas pour la vertu de l'épouse modèle,

Pitoyable est le talent poétique de la jeune fille;

Dans la forêt, la ceinture de jade est suspendue,

Sous la neige, l'épingle d'or se trouve ensevelie.

上述诗歌隐化内涵已在上部分提及，诗句为小说两位核心女性人物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判词，其语义结构具有高度压缩与隐化特征。原文并未直接点明人物姓名，而是通过“停机”“咏絮”等典故性表达以及“林”“雪”等谐音暗示，实现人物指涉与命运预示的双重编码。这种意义建构方式依赖读者对文化典故与语音关联的理解，属于典型的语义潜隐型预叙结构。

在法语译本中，由于目标语无法通过谐音机制或典故关联实现相同的隐性指涉，译者采取了显化策略，通过适度增译补充人物身份信息。例如，在“停机德”前增补“l'épouse modèle”(模范妻子)，明确提示薛宝钗作为传统女性典范的形象定位；在“咏絮才”中译为“le talent poétique de la jeune fille”，则通过对“才”的具体化表达，使林黛玉的诗性才华得以清晰呈现。这种增译并非简单的语义扩展，而是在保持诗体结构与节奏感的前提下，对原文潜在指涉关系进行结构性显化，从而弥补跨语言转译过程中语音象征与文化隐喻难以对等再现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该显化过程并未完全消解原诗的象征层次。译文仍保留“ceinture de jade”(玉)“épingle d'or”(金)等意象表达，与原文本的“金玉良缘”形成对照，使命运预示的诗性张力得以延续。由此可见，译者在语义透明化与诗性保留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一方面，通过增译明确人物指向，降低理解门槛；另一方面，通过维持象征意象的形式结构，保留预叙话语的审美与隐喻维度。这种策略体现出在跨文化语境中对叙事隐化结构进行功能性重构的翻译取向。不妨再看另外一首判词：

原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译文：A force de calculs trop habiles, elle finit par précipiter sa propre perte.

该诗为七言对偶结构，语言高度压缩，却在极短篇幅内整合人物性格特征与命运终局。熟悉文本的读者能够识别其所指为王熙凤，通过“机关算尽”概括其精于权谋的性格特征，“反算了性命”则直接指向悲剧性结局，构成典型的“性格—因果—终局”压缩式预叙结构。

在法语译本中，译者在维持诗性表达的同时，对原文潜隐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结构性显化。首先，译文采用“à force de ...”(由于过度……)与“finit par ...”(以……而告终)两个词组，将原文并列句式转换为因果递进关系，从而明确呈现行为与结果之间的逻辑联系。原诗中虽蕴含因果关系，但并未通过显性连词表达；译文则通过句法重组使这一关系外显化，体现出明显的逻辑显化特征。其次，译者在第二分句中增补主语代词“elle”(她)，明确施事者身份。原文并未显性指明人物，而是依赖读者对文本语境的

认知进行指涉推断；译文通过代词的加入，使“habiles”（精明算计）与具体人物之间的关联更加直接，从而降低理解门槛。这种增译不仅属于语义补偿，更体现为指涉关系的显化处理。

从语言结构差异来看，汉语具有较强的语义强压缩性与强空间性并列特征，其逻辑关系往往依赖语境与语义关联加以推断；而法语则倾向通过显性语法结构与连接机制构建时间与因果链条。译者在处理该诗时，通过补充逻辑连接与明确施事者，实现了从“并列压缩”向“因果展开”的结构转换。这一转换不仅改变了原文预叙话语的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读者对人物命运逻辑的理解路径。在翻译过程中，为确保目标语读者能够识别原文所蕴含的预叙功能与人物命运指向，译者常通过增词、解释性补充或语义展开等方式，对原文隐含的因果关系、时间指向或情节暗示进行显化处理。这种显化策略不仅体现为词汇层面的增补，更表现为叙事逻辑的线性展开与语义关系的明确化。在谶语性预叙话语的翻译中，此类显化现象亦表现得也较为明显。以“树倒猢狲散”为例：

原文：树倒猢狲散

译文：Lorsque l'arbre s'effondre, les singes se dispersent.

原句采用五字格块式结构，呈现出高度语义压缩的表达特征。该句在叙事语境中常带有强烈的谶语色彩与命运预示功能，其意义生成依赖于汉语特有的语义并置结构与因果关系的隐含性表达。句中“树倒”与“猢狲散”之间并未通过显性语法标记呈现逻辑关联，而是通过意象并列与文化语境实现因果推断，这正体现出汉语预叙话语在语义层面的隐化机制：逻辑关系被压缩进语境与修辞之中。

李治华先生在法译中整体采取直译策略，保留了原句的核心意象结构，从而维持了语义本体层面的对等。然而，在句法层面，译文通过引入时间连接词 *Lorsque*（当……时），将原文隐含的时间—因果关系显性化，使“猢狲散”明确成为“树倒”之后的结果性事件。这一处理体现出典型的句法增译显化策略：原文中依赖语境推断的逻辑关系，在法语译文中通过显性语法标记得以明确表达。《红楼梦》中还有大量命运范式型谶语，例如：

原文：才高命薄

译文：Un grand talent, mais un destin fragile.

译文中两个名词性结构分别对应原文的“才高”与“命薄”。原句采用并列式块状结构，未通过显性语法标记呈现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其意义生成依赖于汉语语义场内部的张力结构：才情与命运之间形成隐含的价值反差。这种表达方式体现出汉语高度语义压缩与逻辑隐化的特征，即通过空间性并置而非句法连接来实现意义组织。

在法译中，译者引入转折连接词 *mais*（但是），将原文隐含的价值对立关系显性化，使之呈现为明确的让步结构。原句中未被语法编码的逻辑张力，在译文中通过连词系统获得句法化表达，从而构成典型的“逻辑显化”。在语义层面，这一处理将原本依赖读者推断的内在反差关系，转化为清晰的让步—对立逻辑结构，接近于“虽才高，然命薄”的展开式表达。这种显化不仅提升了句法层级的明确性，也改变了叙事语义的生成方式。从语言类型学角度来看，此类显化并非个案，而是汉法语言结构差异所导致的系统性转化结果。汉语倾向于通过语义并置与语境推断建构隐性逻辑关系，其表达机制具有强空间性与离散性特征；而法语作为印欧语系语言，更依赖连词系统与句法层级结构来明确表达让步、因果与时间关系。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原文隐含的命运张力往往通过语法结构获得形式化呈现。

## 6. 结论

本文以《红楼梦》预叙话语为研究对象，围绕其语言组织方式及法语翻译中的转换机制展开系统分析。在英汉空时差异性理论框架下，重点考察语义逻辑隐化与法译显化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揭示预叙话

语在跨语言传播过程中的叙事重构机制。研究的主要发现有四：

1) 《红楼梦》中的预叙话语在形式上多以块状语结构呈现，包括判词、谶语式表达及高度语义压缩的命运判断式结构等，体现出汉语叙事表达所特有的空间性、离散性与结构压缩性特征。

2) 从译本整体特征来看，李治华先生的法译本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解釋性倾向与系统性显化特征。译文在保留核心意象结构的同时，倾向于通过增加成分与逻辑标记补充原文中未被语法化的语义关系。

2) 在具体翻译策略层面，译文常通过两类手段实现显化：其一为语义增补，即补充原文中隐含而未明示的逻辑关系或文化内涵，使抽象命运判断转化为具体语义结构；其二为逻辑标记化处理，通过引入连词系统将原文依赖语境推断的语义关系句法化。这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语读者的理解落差，但也使原作中依赖压缩结构生成的象征张力趋于逻辑化。

4) 在翻译取向上，译者采取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策略。直译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的形式保留与意象对等，强调文本内容的忠实再现；而意译则更多聚焦于文化阐释与语境补偿，体现出翻译作为社会性实践的调适功能。两种策略的交织运作，构成译本在“真实性”与“可读性”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

总之，由于汉法语言在句法结构、语义表达方式及叙事时间建构模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加之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认知框架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在文本结构的保留与理解效果的保障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不仅增加了翻译操作的复杂性，也使部分译文处理方式在学界引发争议。

本文为确保研究对象的结构可观察性与分析可比性，主要聚焦于以块状语形式为主的三类预叙话语。此类表达具有结构相对稳定、语义压缩明显的特点，便于从隐化与显化的对比中提炼翻译机制。然而，《红楼梦》中的预叙表达并不限于固定格式的块状语结构，还包括部分嵌入叙事语境中的情节性预示型预叙话语。这类表达往往呈现出结构开放性与语义渐进性，其翻译转换机制可能更为复杂。因此，本文所得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型限定性，其普适性仍有待进一步检验。未来研究可拓展研究对象并在跨语种层面引入多译本对比，使研究发现更具普适性和实践性。

## 基金项目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红学在法国的研究与接受”(课题编号: N2023014)的阶段性成果。

## 参考文献

- [1] Genette, G. (1980)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 王文斌. 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 [3] 余英时.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4] Bal, M. (1997)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5] Halliday, M.A.K. and Matthiessen, C.M.I.M. (2014)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4th Edition, Routledge.
- [6]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7] Blum-Kulka, S. (1986) 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 In: House, J. and Blum-Kulka, S., Eds.,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Gunter Narr, 17-35.
- [8] 刘绍龙, 王惠, 曹环. 中国特色“块状”话语及其英译研究——英汉时空性思维差异视角[J]. 中国翻译, 2021, 42(6): 125-133.
- [9] 冯其庸. 红楼梦版本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 [10] Lévy, A. (1995)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11] House, J. (2015)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Past and Present*. Routledge.
- [12] 王文斌, 高静. 论汉语四字格成语的块状性和离散性[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1(2): 3-19.
- [13] 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